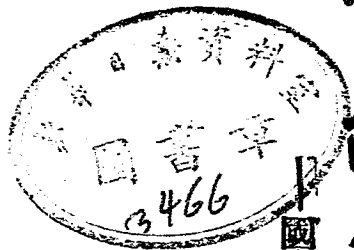


破 017

(時論選輯之十)

國民黨叛國投敵的
變軍要員概況

中國國民黨禍國殃民史錄



3000

山東

山東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MG
R265201
8



3 1797 7835 6

(時論選輯之十)

國民黨叛國投敵的黨政軍要員權光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 錄

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

國民黨六十二個叛國投敵的黨政要員概況

方逆先覺等叛國投敵的經過

漢奸吳開先叛國投敵回渝活動內幕

一九四三年山東境內

國民黨部隊投敵將領實錄

兩年來國民黨

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

邊章五

抗戰迄今，國民黨將領及其所率軍隊叛國投敵現象層見迭出，茲就兩年（民國卅一年至卅二年）來不完備的材料簡述于次，竟有五十八人之多。

龐炳勳投敵前的現職是中央監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本年三四月間，龐軍奉重慶與洛陽雙重命令，準備一切進攻八路軍，不料四月底，敵軍舉行「掃蕩」，龐等無力應戰，束手就擒，並于五月十四日與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叛國。國民黨中央社五月十八日電，還在宣稱龐被俘後「矢志忠勇，剛強堅貞」，而龐逆隨即以「晉冀魯豫剿共軍總司令」兼「和平救國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呈現于敵偽的陣營中，並將其叛軍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編第五等三個軍和三個直屬獨立旅。

孫良誠投敵前任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任，遷居後方），二十七年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三十一年四月在魯西率第六十九軍、暫三旅、特務旅等全部投敵，任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

孫殿英投敵前任新編第五軍軍長，本年四月在豫北率全軍投敵，五月十四日與龐逆炳勳聯名通電叛國，現任偽晉魯豫剿共軍副總司令、第二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新編第五軍軍長。

吳誠宇投敵前任第六十九軍軍長，三十年六月叛國投敵。

金吾投敵前任第六戰區挺進軍總司令兼第二縱隊司令，金逆本人爲特務巨頭，本年三月在湖北沔陽潛江間叛國，率本部特務隊伍投敵。

李長江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三十年二月在蘇北率全部五個支隊叛國投敵，任僞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王鶴哉投敵前任第一百二十八師師長，本年二月在鄂中被俘率全師六旅叛國投敵，任僞和平救國軍總司令。

吳化文投敵前任新編第四師師長，本年一月在魯中率全部叛國投敵，任僞山東方面軍總司令。

趙瑞投敵前任新編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三十一年二月在晉西率部叛國投敵，任僞山西防共軍第一師師長。

楊誠投敵前任騎兵第一軍第二師師長，三十一年二月在晉西率部叛國投敵，現敵任命僞山西防共軍第二師師長。

榮子恒投敵前任第一百一十二師副師長，兼一百三十四旅旅長，本年六月在魯南率全部叛國投敵任僞魯南戰區總司令，兼暫編第十軍軍長。

楊仲華投敵前任江蘇省保安第八旅旅長，三十年三月在蘇北率全部叛國投敵，任僞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現經改編撤職。

吳漱泉投敵前任一百一十七師第三百五十一旅旅長，本年二月在蘇北被俘投敵。

劉月嘔投敵前任新編第五軍副軍長，三十年叛國投敵，現任僞第二十四集團軍第四十軍軍長。

王清瀚投敵前新編第六師師長，投敵後任偽第二方面軍第五軍軍長。

趙雲屏投敵前任暫編第三十師師長，投敵後任偽第二方面軍第四軍軍長。

陳光然投敵前任第一百八十一師師長。

黃評泰投敵前新編第十三旅旅長。

郭峻峯投敵前第三十九集團軍特務旅旅長。

丁樹本投敵前，任冀察戰區游擊第一縱隊司令。

夏維禮投敵前，任冀察戰區游擊第二縱隊司令。

孫玉田投敵前，任警備處參轄三個團，投敵後任偽第二方面軍直屬第三十八師師長。

以上八逆均隨孫逆良誠叛國投敵。

趙星彩投敵前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處長。

李震汾投敵前第一百零六師師長。

侯如墉投敵前，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司令。

于光輝投敵前，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副司令。

楊汝賢、楊明清，投敵前，任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投敵後任偽新編第五軍副軍長。

馬彥田投敵前，任新編第五軍參謀長，投敵後在偽方仍任原職。

楊克友投敵前，任暫編第三師師長，投敵後在偽方仍任原職。

王遂慶投敵前，任暫編第三師副師長，投敵後在偽方仍任原職。

王廷瑛投敵前，任暫編第四師師長，投敵後在偽方仍任原職。

王瑞啓投敵前，任暫編第四師副師長，投敵後在偽方仍任原職。

以上十逆均隨龐逆炳勳、孫逆殿英叛國投敵。

趙天時投敵前任第一百二十八師第三百八十一旅旅長。

任蘭圃投敵前任第一百二十八師第三百八十二旅旅長。

薛豪平投敵前任第一百二十八師第三百八十三旅旅長。

潘勝富投敵前任第一二八師獨立第一旅旅長。

蘇景華投敵前任第一二八師獨立第二旅旅長。

張海平投敵前任第一二八師獨立第三旅旅長。

蘇振東投敵前任第一二八師獨立第五旅旅長。

李德興投敵前任第一二八師參謀長。

以上八逆均隨王逆勳叛國投敵。

丁家堂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投敵後任偽第一集團軍第三十一師師長。

顏秀五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投敵後任偽第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二

四師師長。

陳力福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六支隊司令，投敵後任偽第一集團軍第二十八師師長。

秦慶霖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七支隊司令，投敵後任偽第一集團軍第二十五師師長。

范傑投敵前任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十支隊司令。

以上五逆均隨李逆長江叛國投敵。

×懷投敵前任新編第四師副師長，隨吳化文投敵後任偽山東方面軍第一軍軍長。

寧春霖投敵前任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隨吳化文投敵後，任偽山東方面軍副總司令。

厲文禮投敵前任山東游擊第二縱隊司令，本年二月在膠東被俘投敵。

齊修投敵前任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本年五月在魯西被俘後，任偽中央直屬第八師師長。

邱吉勝投敵前任山東保安第八旅旅長，本年五月在茌平被俘投敵。

劉景良投敵前任山東保安第四師師長，本年六月在惠民被俘投敵。

李其實投敵前任蘇北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本年一月在蘇北率部投敵。

張良才投敵前任蘇北游擊縱隊第二支隊司令，本年四月在蘇北率部投敵。

徐繼泰投敵前任蘇北連灌阜沭四縣游擊總指揮，三十一年六月率各部投敵，任偽和平反共興

重建國軍第三軍軍長。

韓子乾投敵前任第一百一十三師師長，本年二月在安邱被俘投敵。

景順揚投敵前任第三戰區游擊支隊司令，三十一年六月在浙東率部投敵。

楊志希投敵前任翼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參謀處長，本年四月隨侯逆如塘等叛國投敵。

陳孝強投敵前任二十七軍預備第八師師長，本年七月在山西投敵。

以上共計五十八個叛將，還只是兩年來國民黨將級軍官叛國投敵的一個簡述，至于華北偽組織中的大批叛國賊以及現在國民黨軍事部門中之通敵有據隨時可公開叛國的逆輩則均未述及。暴敵侵我國土，屠我人民，毀我廬墓，淫我妻女，而此等位高官、食厚俸、人面獸行之輩，反相率認賊作父，反戈內向，真不知世間尚有所謂羞恥事。而此等叛風日益囂張，國民黨政府視若無睹，反而日以反人民為急務，試問這是什麼道理？

有些國民黨人認為抗戰持久，環境艱苦，叛國現象在所不免，那末就請這些人們看看八路軍新四軍的榜樣，他們在政府毫無補給且多方摧殘之下，他們在敵偽反復「掃蕩」日夜饑寒之下，他們在一里一溝、五里一盤、公路鐵道密如網佈之下，他們在幾年來衣不解帶，夜必數徙之情形下，他們在各色特務多方破壞之下，他們在日夜對敵作戰輾轉避免磨擦、既要進行整訓又要進行生產之下，其處境之艱苦，較彼等何止千萬倍，但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絕無一個叛國將領，絕無

個一部隊寇敵，在與敵苦戰中，他們的幹部和戰士，也有時爲敵所俘，但他們絕不是屈膝變節，而是擎常山笏，張睚陽舌，罵賊擊賊而殉國者不知凡幾，這種大節凜然不屈不撓的壯烈行爲，還不足够那些人們的猛思深省麼？

國民黨軍隊的叛國投敵罪行，在抗戰初期是不多見的。那時政治比較開明，軍民爭赴國難，國民黨軍官中慷慨就義壯烈殉國者不乏其人，這種大批叛國投敵的現象，是從國內政治反動，特別是從皖南事變以後才日益增加的。在這裏明顯地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必須在抗戰陣營內肅清一切漢奸和法西斯第五縱隊份子，否則發展前途必定是公開叛國投敵，動搖軍心，勾引叛變。第二個問題是：只有停止反共，加強國內團結，改革政治設施，國民黨才能鞏固自己部隊，堅持抗戰，一切堅持反共發動內戰藉途獨裁私慾的企圖，不但使政治倒退，民心離散，即其本身軍隊也必然要悲觀失望，叛離携貳。當今半壁河山猶淪敵手，以全力抗敵尙慮不勝，如再一窩孤行，分散兵力，發動內戰，樹敵國人，樹怨世界，其結果如何，即在其本軍軍隊中也必然要人人加以考慮的，一之爲甚，豈可以再，愿彼等深自悔改。

八路軍新四軍在與叛軍作戰中，維護不少的命令文件，證明這些叛軍在未公開投敵以前，都是奉命專打八路軍新四軍，而對敵軍則毫不備戰，尤其駭人聽聞的，有幾個軍竟奉命與日敵訂立共同反共協定，此尙不足，更有將國軍極機密軍事情報獻給寇軍，約定投降，以堅其信者，你們是尊重古文學的，難道你們連螻蟻捕蟬黃雀在後這篇文章都沒有讀過嗎？你們是以「軍事素養」自詡的，難道你們真的連「兩面作戰兵家大忌」這個粗淺道理都不懂麼？你們真的以爲日寇對於你們這樣可靠麼？在這種荒謬政策下，怎樣能提高你們部隊的敵愾心和作戰勇氣呢？在敵軍突襲你們空虛洞開的後門時，又怎能叫你們的部隊不倉惶投敵呢？這樣看來，叛逃紛出，而竟不敢聲討，亦自有衷曲。

八路軍新四軍在與叛軍作戰中，又繳獲到另外一種文件，證明有些叛軍是奉命投敵，俾能更公開地專打八路軍新四軍，且懲惡敵寇更殘暴地「掃蕩」八路軍新四軍，更殘暴地屠殺敵後抗日人民。在這種事實之下，大道理不必談，只請你們想想，你們的軍隊將養成一種什麼樣的軍隊？你們將怎樣再統率你們的軍隊？

另有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即盟國幫助我們的軍火最大部份，不是用來武裝抗戰前線上部隊，而是用來武裝那些放在後方的部隊。軍費方面，只就每月幾十萬元的陸軍經常費來講，八路軍新四軍固然是毫毛無份，即同屬國民黨軍隊裡，其間待遇亦相差懸殊，四川普遍流行下述民語「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意思是說嫡系積極擴編的新軍隊，雖無戰功，雖無抗戰經驗，却都裝備了精銳新武器。非嫡系的老軍隊，雖屢著戰功，雖富抗戰經驗，雖在戰場上艱鉅重任，但原有武器既因屢戰損毀，即偶有補充亦均破爛不堪。內戰反共則特別積極，對外戰爭則怯懦無能，這究竟算是一種什麼軍事政策呢？

在這些叛將當中，大多數是堅決反共份子，這裡又說明一個問題：大敵當前，不思團結對外，而只是堅決對內反共，不論是何處境，是何居心。其結果必然是叛賣抗戰、叛賣國家、叛賣民族，我們希望那些反共份子趕快省悟。

古今中外，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自強國以至小朝廷，對叛國逆賊絕無不予法辦的道理。泥處今之世，名列四強，叛逆迭出，熟視無睹，既不法辦且予迴護，我們真真不知什麼叫做「法紀」？什麼叫做「軍紀」？什麼叫做「軍令」？如果說官僚政治還有它的官樣文章的話，那末為什麼連這種官樣文章的通緝法辦都沒有？對艱苦卓絕、堅持抗戰的新四軍則下令「解散」，稱爲「叛軍」；對公開叛國投敵的逆賊逆軍，則沒有片紙隻字的懲罰，有些反而因國民黨通訊社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曲予迴護這是什麼道理？是非不分，紀綱掃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全國人民應風所以處此。

國民黨六十二個叛國 投敵的黨政要員概況

抗戰迄今，叛國投敵之國民黨政要員據不完全的統計就有六十二個。而中央執監委員竟佔二十人之多，其通敵有據，而敵暗中信使往還，現尙竊居國民黨政要津者尙不在內。茲將諸逆簡歷略述于後：

汪精衛：投敵前是國民黨的副總裁，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等要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飛河內投敵，二十九日在香港發出聽電，響應敵首相近衛聲明。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到上海，八月二十八日召集汪記國民黨六次代表大會，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後兼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敵寇支持下，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奉敵命出任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

陳公博：投敵前歷任國民黨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兼經濟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一年任國民黨政府的實業

部長。一九三五年隨汪逆訪德意，歸國後任國民黨政府合作事業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在香港進行漢奸活動。汪記國民黨六次大會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抵滬，汪偽府成立前後任偽立法院長，偽軍事委員會委員，現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

周佛海：投敵前任國民黨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中央黨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二年參加國民黨特務CC團，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抗戰後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二青團中央團部幹事兼訓練委員會委員，昇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領導人之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偽國民政府成立後，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及偽軍事委員會委員。曾在一個時期充管偽政權的特務工作。

褚民誼：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三屆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黨部教育專門委員會委員，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九三一年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一九三二年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事變後留上海租界與汪逆先後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中央黨部秘書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現任偽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陳璧君：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二、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及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繆斌：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二、三、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江蘇黨部委員兼組織部長，江

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抗戰後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僑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僑軍事委員會委員，僑新民會副會長。

顧炳勛：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五屆中央監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本年五月間與孫殿英聯合通電投敵，現任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晉冀魯豫剿共軍總司令兼偽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顧忠琛：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汪逆投敵後，顧亦投敵，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僑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

何世禎：投敵前歷任國民黨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兼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五屆後補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陳學木：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政務次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陳中孚：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四屆中央監察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薄侗：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五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黨部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投敵後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僑國民政府委員。

恩克巴圖：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三、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委員，行政院駐平贛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投敵後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僑國民政府委員。

克與頤：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三、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央編譯部委員，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陳友仁：投敵前歷任國民黨二、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黨政府交通總

長。本年三月二日北平偽新民報公佈參加偽國民政府。

會仲鳴：投敵前歷任國民黨四、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中央黨部交通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鐵道部次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後于河內遇刺身死。

吳開先：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委員，上海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會常委，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一九三八年秋吳逆在上海向日本小野寺少將接洽和議，一九三九年四月，小野寺要求吳逆直接晤談，吳逆請示陳立夫決定，五月中旬，在港進行談判，六月初吳逆飛渝請示，八月再度談判後，吳逆又返渝復命。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吳逆在上海被捕後投敵。今年五月七日奉敵命回渝，做「勸降大使」。

許崇智：投敵前歷任國民黨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教育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黨政府委員，監察院副院長。

許逆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香港被俘投敵，現仍留港進行「和平」活動。

吳經熊：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及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被俘，投敵後返渝進行「和平」活動。

李副林：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四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五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被俘。投敵後返渝活動。

以上叛逆二十人均係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除會仲鳴已死外，有十五人在南京公開充當漢奸首腦，有三人在重慶，一人在香港充當日寇奸細。

陳群：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滬辦事處主任，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編輯，民國

二十二年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兼首都警察廳長。

抗戰後投敵，任偽維新政府內政部長。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委員。

梅思平：投敵前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內政專門委員會委員，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一九三八年二月由漢口赴滬，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實業部長。

李聖五：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參事，外交部總務司長，中央日報主筆，中央政治學校教授等職。

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偽國民政府教育部長。

陳耀祖：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鐵道部財務司長，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偽廣東省長。

陳春圃：投敵前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兼僑民教育處長。

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陳君憲：投敵前曾任國民黨部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偽司法行政部部長。

林柏生：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上海中華日報社長，國民黨政府駐港特派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港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宣傳部長。

丁默村：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秘書，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爲CC特務健將，一九三九年投敵，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社會福利部長，僞軍事委員會委員。爲汪逆特務機關之主持人。

李士群：投敵前是國民黨調查統計局的積極份子。

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軍事委員會委員僞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長，僞江蘇省長。

鮑文樾：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參謀次長等職。

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軍事委員會常委兼陸軍部長。劉郁芬：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主席。

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軍事委員會常委兼參謀本部部長。

湯良禮：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投敵後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及中政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

趙尊嶽：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事，國民黨政府鐵道部參事。投敵後任僞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建設部長。

蕭叔宣：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日大使館武官，係陸軍中將。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委兼軍事參議院長，軍事訓練部

長。

朱屢齋：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部次長兼代理部長，立法院立法委員代理司法院祕書長等職。投敵後曾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國民政府司法部副院長。

蔡培：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交通部航政司長，國民黨政府參事。投敵後曾任偽南京市長，現任偽國民政府外交館駐日大使。

周作民：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金城銀行總經理，本年三月二日出任偽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

顏惠慶：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蘇大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被俘，今年三月二日北平偽新民報公佈逆參加偽國民政府。

金汝昌：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內蒙指導委員會中央特派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投敵，就任偽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兼交通委員，一九三九年任該會產業部長。

周學昌：投敵前曾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偽國民政府立法院祕書長，現任偽南京市長。

蔡洪田：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書記長。投敵後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

汪曼云：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偽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王子計：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大舅子，投敵前是戴笠軍統局的特工人員，曾任國民黨浙江高等監察所監察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偽特工總部人事科長，華北特工區長。

李活駒：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經濟專門委員會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

委員兼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

張永福：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僑務委員會常委，革命債務調查委員會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僞國民政府委員。

王克敏：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委員，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馬君圖：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委員，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參議，第五戰區高級顧問，本年七月一日赴晉城投敵。

劉云：投敵前曾任國民黨蘇州反省院院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教育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虎：投敵前曾任國民政府司法院秘書，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投敵後任僞國民政府司法院行政法院院長。

趙正杖：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北平特別市社會局長，國民黨青島特別市教育局長，投敵後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現任僞國民政府委員。

×黨：投敵前曾任國民黨天津市教育局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國民政府考試委員會委員。

周葉蓬：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軍事委員會常委。

蘇體亮：投敵前曾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投敵後任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

盧英：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公安局長，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僞上海

特別市警察局長。

林知淵：投敵前曾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鄧鄂谷：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委員，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蕭淑宇：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務秘書。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本年四月

二十七日赴南昌投敵。

以上三十七逆均係國民黨的黨政要員，除劉逆郁芬與蕭逆淑宇、李逆士群已死外，均爲偽組織的黨政漢奸要員。

陶希聖：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宣傳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後，任汪記國民黨宣傳部長，一九四〇年一月陶逆由南京返渝時，在香港會電汪逆云：「巨鹿判港，宜達德意，深蒙厚德，感激零涕……今後所以報公者，至多且長」。陶逆受汪逆命回渝進行漢奸活動，並爲蔣介石校對「中國之命運」。

高宗武：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亞洲部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逆投敵，曾代表汪逆赴日乞降，後與陶逆希聖同時被派回渝充任奸細。

甘介候：投敵前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與顏逆萬慶同時被俘，投敵後派回渝。

李猶龍：投敵前係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及山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的特務負責人員，一九四二年中傑山戰役投敵，旋被日寇特務機關派回重慶，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派到陝西任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他以日寇第五縱隊與陝西調查統計室主任的種種特務資格，代表日寇國民黨，直接的破壞陝甘寧邊區。

李郁才：投敵前曾任國民黨上海公安局特務股審訊科長，抗戰後任國民黨晉冀豫邊調查統計

室主任，後奉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之命，秘密投敵。一九四三年五月，廖炳勛、孫殿英投敵後，他奉國民黨之命公開進入敵佔區，經過日寇特務機關覓見了廖孫二逆，訂立了「反共同盟」，聯合敵偽共同破壞八路軍與太行軍區。

以五逆亦係國民黨的黨政特務要員，投敵後均被敵人派回國民黨內進行第五縱隊工作。

總計以上出賣國家民族的叛逆共六十二名，都是國民黨的黨政特務要員，其他還有許多尚未統計在內。

總之所有偽政權的漢奸頭子都是國民黨的黨國要人，所有偽軍的漢奸頭子都是國民黨軍隊的軍政要人，所有偽特務機關的特務頭子，都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特務要員，國民黨的首腦部份和領導機關出了這樣多的漢奸、國賊、叛徒、敗類，這，真是奸黨奸軍，名符其實，事實證明不是「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而是沒有國民黨就沒有漢奸黨，就沒有偽政權，就沒有偽軍隊，國民黨對於這些出賣國家民族的叛逆，對於這些自己的黨政要人不但加討伐懲辦，反而推舉獎勵或甚至引為親信，請問蔣介石這就是你們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嗎？這就是你們天天的「禮敬廉恥」嗎？這就是你們所說的「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犧牲」嗎？你們究竟要把中國引導到那裏去呢？

(完)

方逆先覺等叛國投敵的經過

(新華社延安廿七日電) 叛國投敵的衛陽守將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及第三師師長周慶屏等國民黨高級將領，據中央社稱已「脫險」返渝。查方先覺等投敵舉世共知，方等投敵經過及欣然參加和運「擬赴寧」恭謁「汪賊」負荆請罪」的談話，敵偽各報早于八月間即詳加刊載大事宣傳，敵國內報紙並刊登方逆與敵寇談判投降的合攝照片。此等叛國逆賊居然在重慶大受歡迎被譽為「中國軍人之模範」，蔣介石對他們則「慰勉有嘉」。方等返渝之時進犯貴州的寇軍亦向後撤，此中底蘊值得全國人民及盟邦友人嚴重注意。茲將方等投敵經過及叛國言論揭露于下：

八月十三日敵西都朝日新聞刊載小出島報導班員記述方先覺等投敵經過情形稱：「敵(指保衛衛陽的國民黨軍隊——下同)于七日午後七時攜起全面投降白旗，午後十時派軍使到我處，(敵)遣送自稱——下同)正式提出進行投降談判，當時決定于八日午前二時我部隊長與方先覺軍長在第一線中間地點會見——午前七時方先覺軍長偕一百九十師、新編第十師、暫編等五十師各高級將校自學校駐地北方。經過鹿砦障礙越過我方第一線到達部隊第一線司令部和我攻陷衛陽西南外郊左翼陣地的部隊長會見，該軍長等旋隨部隊長前往投降談判場所益仁中學。我部隊長偕幕僚長以下諸人，于午前十時四十五分在學校防空壕內開始談判。壕內置有一張木棹，部隊長坐在正面，方軍長坐在他的對面。該軍長兩側為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以下諸人依次而坐。狹小的防空壕

內充滿着緊張的情緒，燭光在搖蕩，敵機（指美機）的聲音響徹雲霄密佈的天空，大的芭蕉編個裝了防空簾的入口，部隊長突破緊張的空氣，以嚴重的口氣凜然地說：「本官以日本軍最高指揮官的資格向貴官提出這樣的要求」，他拒絕了敵軍所提出的七項投降條件，提出我方全面的無條件的投降要求書，並且很嚴厲地說：「請即時答覆」，部隊長的視線集中於軍長的臉上，方軍長聽了翻譯的話以後，低聲確定地答道：「服從這個要求」。部隊長說：「關於解除武裝的事回頭聽日軍指示」。這樣衛陽守軍全面的向我軍無條件投降了，時已十二時，在投降書上簽了名，軍長的臉上表現了動搖不定的恐懼，最後我某某參謀長向方軍長要求道：「請命令衛陽重慶軍即時停止戰鬥行為」，方軍長當即參謀長命令全軍停止戰鬥，方軍長會同我部隊長又把服從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師長，各師長也都無異議的同意了，部隊長最後聲明，各師長的身分是軍負保障之責，這感動了投降我軍的敵將們，會見終了後走出來的方軍長及各師長臉上才浮現了一些安靜的情態。

1。
 八月九日方先覺于投降後的第二天，以答記者問的方式在南北各偽報發表如下無恥的叛國談話：「問：無條件投降後今後之目標如何？答：過去醉心于抗戰，對日軍的兵力評價過小，更持鞏固之陣地與駐渝美空軍之協力從事抗戰，結果終被日軍神勇巧妙之戰術所挫折，余會舉全力圖應戰，雖然敗北亦無遺憾，相信余之敗北並非敗于軍事而實敗于政治，今日目睹汪主席治下之實況，正適合余抗戰之目標，今後決定參加和平陣營而盡力于「新中國」之建設。問：對過去之抗戰生活有何感想？答：本人自黃埔軍官學校畢業後，始終身為軍人為國效力，但鑒于八年來之抗戰節節後退毫無進展，民衆之犧牲過大，尤其最近對「抗戰救國」四字到處發生疑問，不合本人之主旨處太多……人必擇主而事，今後必將本人之一切獻于英明之汪主席協力「新中國」之發展。問：投效和運是否軍長之意見？答：此固係本人之意見，同時亦為四師長之意見，余早有此私見未

敢輕易宣佈，既而得到日軍之勸告始接滬投效決意，並無一人反對。問：今後之方針如何？答：余乃一介武夫，雖不能充分表白個人之意念，然日軍對於敵將如此厚待（！）大膽懷然，大恩（！）不當言報，苟能得到日方諒解，則將攜帶避難于桂林之家屬及部下全體誓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問：現在重慶將校對抗戰將來之觀察如何？答：因事變之長期化，故重慶將校之間鑿予抗戰之矛盾，對抗戰前途亦多具有同感。此雖不可明言，而舉動之輕忽則可測其八九，因抗戰而生活日漸苦惱，深信已無人相信「抗戰救國」者，只是權威監視甚嚴，不得不胡亂從之而聽憑天命了。問：對於汪主席之信仰如何？答：汪主席乃我等在軍校時之教官，故對其事蹟知之甚詳，如蒙允許，欲赴南京恭謁遂以面聆和平建國方策並負荆請罪。問：欲領和平地區之實況？答：頗欲領略和平地區之實況，尤欲作漢口或南京之行，如蒙許可而有機會時，尚欲訪問日本。又當方等在敵軍時，曾和敵報導班員柴田賢次郎舉行座談會（見日文雜誌「每日週刊」十月一日號），會中方先覺孫鳴玉等無不誣護美國在華空軍並讚揚敵軍，孫鳴玉說：「在此次作戰中，我不感覺到美國在華空軍真心真意的幫助地上軍，戰術上沒有一點用處，戰略上的用處是有的」。方先覺舉例證實道：「八月上旬倫陽城危急，城內有許多傷兵沒有醫藥，糧食也缺乏……可是因為美國飛行員亂投一起，拋下的東西很少完全的，將近一半落入日軍手中……沒有辦法，美國飛行員怕死。（笑聲）」接着，一九〇師師長容有略補充道：「這一點上，日本的飛機確是勇敢」。孫鳴玉談到對日軍的觀感時說：「現在我切身體驗到日本軍的強大，日本軍有着絕對不會打敗，從未打過敗仗的自信與驕傲，我真羨慕指揮這樣將兵作戰的上級將校和作戰部」。方先覺說：「我早研究過日本將兵強有力的原因，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定由于「偽天皇陛下為祖國殉身」的思想」。敵報導班員說：「戰鬥結束了，日本軍這次俘虜兩字都不提起，用「先和隊」——取方先覺的先與敵和平的和兩字——的名稱對待諸君，日本的敵人是美英不是中國國民……」

：參加和平陣營的俱各加以優待，不知你們目前心情如何？」方先覺報告道：「我想快些到南京去。」孫鳴玉說：「正像軍長剛才說的，我也想到南京去看看汪政府的情形以及日本的情形。」最後敵報導班員問道：「連美國也出來作戰了真是遺憾，大家對此有什麼感想？」方先覺回答道：「關於軍事正像有心的日本人所担心的，中國的有心人也非常担心。我們軍官學校畢業的都聽說過日本的志士頭山滿先生犬養毅先生宮崎×天先生等援助孫文先生援助革命的事實，現在重慶內部自蔣委員長下至青年士官都知道日本有這樣的志士，只是現在互相只看到壞的方面，爲時勢所迫而作戰真是可惜！只能等待時機。」孫鳴玉說：「重慶內部也有許多人很痛心的想，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只要有保持面子進行談判的機會……。」

附：

國民黨當局對

方逆先覺之投敵叛國竟大加獎賞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中央社訊：最近國民黨當局以一千萬元巨獎賞予叛國投敵的方先覺。自上月十一日方逆銜命「脫險」乘機飛渝後，第二日即謁見蔣介石，蔣氏對方逆「懃懃有加」，接着國民黨當局即對方逆大肆歡迎待如上賓，同月十五日國民黨軍委政治部設宴歡迎方逆。晚間又開晚會「懃勞」，同日七時半蔣介石召見方逆並「留餐懃勉」十七日又以湖南旅渝同鄉會名義舉行對方逆的「歡迎大會」，三十日以重慶「各界」的名義又舉行了一次更大的歡迎方逆的大會，並宣佈以一千萬元賞予方逆，此事已引起重慶各界人士的警惕。上月二十日外國記者曾向代總行政院長宋子文提出質問：「最近日本是否有試探和平之事？」

漢奸吳開先叛國投敵回渝活動內幕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關於國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漢奸吳逆開先，在滬被捕叛變投敵奉命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一節，自延安民衆大會通電請求政府予以審判後，各方因其關係抗戰前途甚大，咸欲明瞭吳逆行爲之底細，記者特向此間消息靈通方面探詢，據稱：

吳開先究竟是怎樣被捕的？這個問題，他本人很少公開說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他未被捕時在上海實際並不祕密，而且很爲敵人所注意。據他自己說：他在上海的時候，上海商民會予以熱烈幫助，用錢未寫過借條，要多少，銀行即時送到，中央社爲了替他捧場，說他「于民國二十八年奉命留滬主持東南戰地黨務，領導同志與敵爲搏鬥，歷盡艱險，卓著勳勞，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爲敵佔，環境更見惡劣，吳氏猶繼續奮鬥，置一身安危于不顧。」中央社只顧吹肥皂泡，就忘記一個愈吹愈大的矛盾。吳開先既然這樣「搏鬥」「奮鬥」，爲什麼敵人捕他以後還會這樣輕易放了他呢？

據中央週刊四卷三十七期說：吳被捕後，即被押解南京解勸，未從，又解回上海，押在七十六號僑特工隊，敵用刑拷問，吳絕食五日，但是問題又來了。吳開先回渝後自稱：他被捕會服毒遇救，後有一敵僑特務要報他的恩，使他沒有受刑。那個特務且對他說：「我一定使你不死，但

無權放你。」吳開先固然也是存設說。但是他給中央週刊打的耳光，何其響而且脆呢？

中央週刊又說：汪精衛派汪昌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尙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願做和尚。汪乃以手條保證准吳開先做和尚。吳見條後乃進食。寧夏日報去年七月三十日更稱：吳已被敵誘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還個童話。本身已够荒唐，不料吳開先又是一個耳光。人們問他：你作和尚了嗎？你撞了什麼廟？吳說：沒有的事，那是外邊造謠，他沒有撞廟作和尚的自由。

中央社的消息說：「迨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敵僞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骨節，堅貞報國，終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却沒有下文。吳開先自己又怎樣說呢？他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會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汪是與蔣演雙簧，目前南京的人很動搖等等。汪精衛、丁默村究竟說了什麼，姑置之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什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什麼一定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尙一說又已破產，爲什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是殺之無用，不如釋放。吳開先既是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堅貞報國」，爲什麼又殺之無用，不如釋放呢？日本人汪精衛會怎樣對付過共產黨沒有？國民黨會怎樣對付過共產黨沒有？當真是因爲汪蔣申演雙簧，或者是因爲日本人快要垮了，不得不向代表「四強之一」的階下囚拉一下，所謂堅貞不屈的真相原來如此！

大公報通訊繼續說：敵人却拋下最後一些餌子：「我們的政策變了，太平洋戰爭以後我們的敵人是英美而非中國。過去我們侵略你們是爲了日本太貧窮。現在我們有了資源豐富的太平洋島嶼，不窮了。」……「自然中國人領受這套把戲是太多了，沒有人相信，吳開先自己也作結論說：「我們不聽這些鬼話，我們必須反攻。」

但是，敵人爲什麼又這樣搞，要放吳開先回來專門說這些沒有人相信的鬼話呢？這不是敵人

的鬼話，這是吳開先自己的鬼話啊！

鬼話是只有鬼信的，因此連陳果夫也說，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携率。什麼條件呢？據息：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曾爲之送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強制德憲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除不平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空談，日本則暴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這就對了原案如此。

中央社的消息末了說：「上月（指四月）初由滬脫險，輾轉跋涉，返抵陪都。」這裏又有兩個大漏洞。第一個漏洞是：怎樣脫險的？這是問題的全部關鍵。中央社何不詳爲解說，以釋群衆？第二，怎樣輾轉跋涉的？輾轉跋涉，怎麼從飛機下傘時又帶了四口大箱了？很顯然的這又是造謠，和中央週刊一樣的造謠，吳開先實際是敵方派回來的，他是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轉重慶的，沿途有敵渝兩方輾轉護送，這也就是中央社所謂輾轉跋涉。

中央社的消息還有另外的一個漏洞，就是該項消息原有「與上海統一會祕書長袁文彬相借脫險」一句，但因發電後覺察不妥，立即通令刪去了，這個祕密，人民是無法知道的。

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吳開先安然飛返重慶，朱家驊、潘公展、洪蘭友、程滄波、蕭同茲、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吳開先對他的使命自然作了一番忠實的傳達，不在話下。

吳開先現在是住在一所寬大的住宅裡，每天接待如流的賓客，當局對他雖然如此優待，但對他所稱「脫險」的真相，却至今諱莫如深，除中央社的漏網百出的簡短新聞外，對外間屢難不會有過隻字的答覆，即在延安民衆會提出審判吳開先的問題以後，也還是如此。

同樣可注意的是同盟社的態度，同盟社至今也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瀋

電訊，曾將延安民衆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重整抗勳陣營」。吳開先是敵渝兩方都渴望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吳開先一案，在敵渝雙方，都是「此地無銀三十兩」，這樣重要的幹部「何曾偷」呢？但在中國人民看來，却是關係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呀！

一九四三年山東境內

國民黨部隊投敵將領實錄

一、吳逆化文，于逆懷安

吳逆化文原爲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師長，自韓復榘伏法後，即成爲前山東省主席沈鴻烈之親信嫡系部隊，遠在一九三九年，他就在沈鴻烈反共政策指示下，參加多次反共磨擦，並和日寇積極關係暗中往來，此後沈鴻烈因圖謀暗害于總司令屢中未成，去職南奔重慶，吳逆即歸于總司令指揮。這一時期中，他因幾次想當山東省主席、軍長和十二區專員未果，懷恨在心，加以醉心反共戰爭，與日寇汪逆異曲同工。因此投敵的念頭就愈加明朗，與日寇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一九四二年敵寇對北沂山區發動軍事掃蕩時，他就在日寇的軍事威脅與政治拉攏雙管齊下之下，和三個潛伏在該部的日寇特務份子，開始進行關於投降叛國的秘密談判；十月間，吳逆又派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保安處長寧春霖去濟南、北平、南京等地，與日寇汪逆進一步商討投降的具體辦法和條件；今年一月初，寧春霖由南京返魯，當即領着汪逆和濟南敵寇的代表，在吳逆駐地附近流水莊與吳逆見面，十九日，可恥的投敵談判全部完成，吳逆乃最後地公開了日寇恩賞走狗的面目，到濟南

發表投敵宣言，大肆叫囂反共反八路的可恥濫調，並受敵寇委任爲偽和平救國軍山東方面軍總司令部寧春霖爲副司令，郭逆受天爲偽「總參謀長」，于逆懷安爲偽「第一軍軍長」。

吳逆部下的主要軍官，幾乎全部是國民黨部隊中的投敵叛徒。吳逆本人曾于民國二十八年晉級爲堂堂的國民黨陸軍中將其偽副司令寧春霖爲國民黨山東省保安處處長也是一個中將。吳逆部下僞第一軍軍長于懷安爲國民黨新編第一師長。僞第六團長陳三坎則是山東有名的老土匪，秦啓榮部下的反共健將。抗戰後曾兩次公開投敵，一次爲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次即爲最近。其間他與敵寇勾勾搭搭，忽而反正，忽而「抗日」複雜微妙的關係，非局外人所得洞悉。陳逆所最常接近的，是國民黨的特務份子，這一次給陳逆和敵拉皮條的，就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祕書田淑安，一位典型的國特份子。陳逆投敵後，到處揚言「投敵是爲了反共」，並用他慣于屠殺人民的真手，在新泰地區製造着空前的屠殺搶掠的罪行！

二、厲逆文體

厲逆文體是國民黨挺進第二縱隊的司令，也是一位有名的反共健將。平日鎮壓人民抗日活動，侮辱屠殺抗日人士，不遺餘力，今年三月，厲逆乘敵寇掃蕩東北軍時，演了一幕「假被俘」的醜劇，到青島發表了反共宣言，正式當了漢奸，厲逆投敵後，挺二縱的代理司令申集安，則以「挽救嚴逆」爲烟幕彈，潛伏于安邱濰縣一帶，和敵寇進行祕密的勾結。三月二十五日，挺二縱支隊長以上的軍官，齊集安邱城內，和敵酋會面，公然談判叛國條件。談判的結果，據僞新民報公佈：申集安當時表示：「我等自贖司令以下全部以勦共爲目標……與日本軍採取同樣行動，齊一步驟，爲確保地方安全勦共而努力。」敵寇部隊長則對此表示「歡迎」云云，從此以後，厲逆就成了日寇的忠實應犬，並作爲日寇「爭取」同一地區其他反共份子「歸順」的橋樑。

據最近消息：賈逆將被日寇委任爲偽「膠東剿共總司令」；日寇對一切大小投敵叛徒的委任狀，都驕不閉「剿共」二字，這一點正與國民黨內反動派終日所叫囂的「反共」高調，如出一轍。

三、榮逆子恆

榮逆子恆是國民黨百十二師的副師長，也是一位反共將軍，一九四一年魯南銀廠慘案中，魯南區黨委書記趙鐔同志慘被屠殺事件，榮逆就是參加者和組織者之一。

今年三月初，榮逆爲「澈底反共」起見，密派其參謀主任朱毅勳和國民黨臨沂縣長霍師文，經過費縣徐州的敵特關係，到南京和汪逆精衛商討「反共」大計。朱毅勳返魯時，汪逆即發給榮逆「反共費」偽鈔四十萬元，並允許他「官兵均升一級，劉魯南六縣爲其反共防區」，六月六日敵寇就正式欣喜地公佈了榮子恆「協力反共歸順和平」的消息。

榮逆現任偽暫編第十軍中將軍長兼偽第×師師長；其部下偽副軍長陳鎮藩，曾任國民黨第五十七軍參謀處長及三三四旅副旅長，偽第一師少將副師長朱毅勳曾任國民黨三三四旅參謀主任，偽第二師中將師長曾任國民黨一一三師三三三團團長，偽二師少將副師長孫夢梯則是當年劉國楨的副團長。總之，都是一批由反共走向投敵的國民黨反動軍官！

四、其他

山東國民黨反動軍官從反共走向投敵的，實在是太多了，僞報上不斷公佈着他們的反共談話或宣言。據不完全统计僅在一九四三年初迄今七個月中，國民黨反動軍官投敵的除以上幾個主要者外，尙有以軍團或支隊以上的軍官多人：

(1) 張逆步雲——原國民黨山東保安第二師師長，七月四日由吳逆化文介紹，借該副師長關席一團正式投敵，改編爲偽皇協軍第一師，張逆任師長。目前張逆正與敵寇配合，向莒、諸、日一帶調八路軍和老百姓掃蕩中。

(2) 劉逆鳴鑼——原國民黨挺進第八支隊司令，今年春投敵。

(3) 孫逆仙洲——原國民黨山東十三專員區獨立第三團長，本年二月投敵，在平度以南地區大肆反共掃蕩。

(4) 張景月部下四軍官——張景月是清河區有名的反共健將，武裝進攻八路軍的次數不可勝計。今年一月，張之部下第一團長孟祝三、第五團長徐振中、特務團長苗思九、新四團長劉協堂正式投敵，受敵改編爲「十四區剿共軍」。

(5) 劉逆景良——國民黨第五區專員兼保安第四師師長，反共健將，六月間投敵。

(6) 齊逆子修——國民黨第六區專員兼保安第五師長，也是反共健將，與劉景良先後一起投敵。

(7) 朱逆信齋，李逆延修——朱逆是國民黨游擊第七支隊司令，李逆是國民黨保安第十六團團長，濱海區有名的反共健將，多次進攻八路軍，其特務便衣更秘密潛入抗日根據地，實行暗殺，最近繼張逆步雲之後，公開投敵，現正配合敵人掃蕩八路軍。

875

573
27345

改正實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KBC
G
265.206

29